谿谷集 四

序
記
祭文

谿谷先生集卷之七

序 十六首

陰符經解序

昔吾夫子設教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之妙雖高第弟子希得聞焉其見於論語禮記諸書者蓋絶無而僅有矣唯易大傳是夫子自著其精蘊故於性命之理最詳言之濂洛諸儒上達之論多得之於此孔子旣殁而諸子之書出焉唯老子莊周明道德之趣其言時與易繫若有相契者然其大致以虛無爲宗考其歸則似近而實遠其

餘百家之說求一言之近道者亦不可得矣陰符經者不知何代人所作唐李筌始傳之自言得之於驪山石室中道家者流尊其書而夸大之以為黃帝所受於廣成子或云黃帝與風后玉女所論著其言荒恠不經唯程子嘗稱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又曰非商末則周末邵子亦云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朱子亦嘗為之發揮蓋有取爾也以余觀此書其文辭之深博不及老莊遠甚然其所論天地陰陽之理頗與大傳太極兩儀之旨相符合至其言性言心及

學術之要往往不悖於洙泗之教獨其中時有舛駁語如後世修鍊家說所以未能醇也竊意此必戰國之際隱淪君子有聞於性與天道者之所為也顧其學未必盡醇故其書不能無疵然求之諸子家言則未有若此者矣先秦諸書故多散軼不傳此書最晩出而不幸為李筌所得道家者流所傳會故人猥以異端視之莫有為之表章者向無程邵朱諸賢之論說斯書也其將闇沒而莫之白乎註解者甚衆余所覩一二家皆以二氏之說亂之不足以發明秖益為病往在丁未戊申間余方

弱冠始得此書讀而悅之妄以意見隨語箋解因置之不省者于今二紀餘矣前年冬余被疾幾殆者四閱月旣少瘳索居無憀偶檢故書簏得此解閱之不覺犂然有會心者遂於呻吟之暇稍加修潤旣成而叙其大略此書子也非經也其稱經者恐是李筌之徒所妄加耳以其沿襲已久因舊不改云

水城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之史也國史氏有常職然尚患紀載之多廢矧守宰職專理民能以餘力及於文

獻不亦難哉我東三百州郡名都雄鎮錯落相望而其有志者不能以十數此雖細事亦足為文明一闕事也吾友文德水李汝固往歲為養乞外得杆城縣未滿秩以不憲長官徵還在任甫踰歲矣乃能罔羅放失實撰水城志一卷杆在嶺東為小郡又絀蹄為縣也遠而僻蓋陋邑也今得汝固章餙之聲名文物彬彬流布四方也因人顯詎不信然歟余於是又有所感焉往在己巳歲余貶官羅州羅固雄州也余雖不才忝太學士以出其於著述不可謂非其任也然余嘗有意於州志竟以病冗未果

為也噫以羅而夫之於余以朴而得之歟汝固是豈一徒讀之於適然而已哉以余之無所成益知汝固之勢且敏為不可及也書此以志吾愧

送吳肅羽巡察海西序

為為我之學者同物也一不願材也材則以為人用為人用則病其身散木以不材壽雉雞自斷其尾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飽食而遨遊君子非之曰天之生物必使為之用也材者用而貴不材者用而賤貴者勞心賤者勞力心力無所勞而以自暇逸為得計者天民之蠹也棫樸至不材也而

盡於薪槱楩柟豫章之材也封殖而稱嘉樹焉盆
驪乘黃之駟金羈月題一日千里而羸牂瘠牛命
懸於庖廚以材不材為禍福若至此而說亦窮矣
士之生世也懷材抱器出身事主及旅力之未愆
經營四方以成尊主庇民之業乃其志也地不能
無險夷事不能無劇易吾唯知隨所遇而致其力
焉勞佚安危非所慮也吾友吳公肅羽甫弱冠釋
褐以文詞重於時旣而稍稍發其才猷改事軍旅
無所之而不可其必也故嘗佐元戎幕出入邊障
習知兩西事宜及 今上臨御最蒙獎拔每國有

重任推轂者有不及焉嘗奉使朝　天矣又出按
嶺南節矣朝　天有涉海之險人所憚避嶺南之
劇實甲於八路而數稔之間肅羽再復之矣自嶺
南還旋拜承宣夙夜服勤者幾半歲會海西缺方
伯遂擢授海西節夫海西重地也自丁卯中兵瘡
痍未蘇朝暮有疆埸之憂爾者海寇又與虜合一
動則及於門庭憂固倍蓰於舊日矣乃今舉而屬
之肅羽肅羽誠材也寧無以獨賢爲歎者乎向使
肅羽之材少貶與餘人等其歷試諸劇未必若是
亟也雖然亦奚病哉古人有言曰不遇盤錯不別

利器操莫邪者理當割欲委其任於鉛刀何可得也海西誠難為也然自經亂以來君子知奮小人知懼懼者懲於失備奮者耻於受辱懼則戒戒則有備奮則勇勇則有為於斯時也秉其機而益激之鼓其氣而益厲之察其利病而興除之使民居則有安生樂業之心動則有親上死長之志則旁雖強不足畏此肅羽之能事也惟材故用唯用故勞勞而後方有成能欲有成而無勞乎肅羽所代者吾弟紳也吾弟自海西而進於関西比肅羽為益勞矣然皆王事也豈敢告病在邑而飲酒在

塗而雨行勞逸則懸矣賢不肖何如也請以是解嘲羽又以解吾弟

送家弟顯國按節關西序

吾昆弟童年早孤奉太夫人零丁窮苦幸藉祖考遺澤及太夫人之教誨力學飭身粗有成立伯氏不幸早世而吾兩人際遭　聖明依日月之末光十年之中驟躋通顯吾以孱病旣忝長天官大學士者各再而吾弟亦入貳八座出典雄鎭至再建節領方面此誠衰門之至慶而布衣之極也每念
國恩隆重無以報塞夙夜慚懼而已今年春吾弟

自緫南防禦使擢按海西至秋廷議重關西又移
授關西節夫關西故是八路藩翰最重地自胡虜
陸梁疆埸之事殷矣今舉而屬諸吾弟其榮則至
矣其憂與責當何如也况親年當喜懼而違離膝
下不得奉晨夕之懽仕宦本以爲親今將未免貽
戚吾弟當何以自觧於心哉雖然吾少而嘗學詩
矣圻父尸饔之歎詨於情也四牡將母之詠歸之
義也吾家本貧今幸霑祿賜可以不乏甘旨而吾
身雖病亦能粗脩溫凊之奉則尸饔之勞非所憂
也吾弟業已身當王事靡盬在念宜亦不遑於其

他　君親恩義有時而相輕重移孝為忠之訓所以著於經也吾弟其可不勉哉抑吾又有所諗焉昔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漢史記其事後世兩羨之吾獨謂王陽誠孝矣然既出身事主夷險之變何所不有若為一己道遂至去官則凡可以危身奉上者皆將不肯為耶王尊勇人也事不辭難固善矣然遇險而不戒若至於摧轅覆車々以傷其身則傷於勇而反失其所

以為忠矣何其不思也受命不貳以盡瘁服勤為己任臨事而懼以暴虎憑河為至戒進足以報國退可以事親然後忠孝之道全矣吾弟勉之

芝峯集序

自維始省事每聞前輩諸公論當世第一流人必稱芝之峯李公恒擧其字曰某甫金玉其人也維固稔聞而心識之既而遭罹否運世道交喪雖號稱名士大夫者亦多隨流變化或刓方為圓或染貞為黷而賢者不幸往往觸兇鋒罥禍罔顛連危阢者有之惟芝峯公恬穆自守危遜適宜凡世之謗

垢固不得以毫毛浼公即機辟罻羅亦無自而加
諸公維時屏處田園毋高公之趣操而竊嚮往焉
及　今上踐阼徵庸耆諮而公登朝通顯為清流
儀範維亦幸際武朝列時時獲私於公公不以晚
進見鄙輒為之傾倒揚搉理義品隲藝文以至古
今世務靡所不講維於是益服公邃學博識測之
而彌深酌焉而不竭蓋古所謂大雅君子華藻之
美特其土苴耳居久之進拜冢宰凜凜有台鼎之
望而公遽即世矣公少而嗜學於書無所不觀於
文詞無所不工而尤深於詩其為詩常疾世俗俛

儇嗷噪之習必以唐諸名家為法則故其聲調諧
協色澤朗潤有金石之韻圭璋之質焉文亦主於
雅馴不作近代僻澁語玄軒申相公嘗稱公詩神
而化之五山車天輅南窓金玄成亦以為格高語
妙句圓意活優入盛唐閫域其見重於藝苑如此
云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文章亦藝也世固
有飾羽而畫以梔蠟自售者矣惟深於天機者不
然意發而後詞見焉質立而後文施焉義在其中
而暢於外故曰詩可以觀若公之為者是已不知
是何足以列於立言而稱不朽哉公既沒諸子以

公家集授剞劂而徵弁卷之文昔蘇長公於歐陽文忠張文定皆有知己之感故序其集而詞致深篤維之不佞誠無所比數獨於公積二十年景慕之私終見知於暮途區區感槩于中者自謂不後古人故不辭而為之序

南窓雜稿序 以下續稿

我東俗推鮮好事文人述作罕有鋟行於世者近歲稍稱右文操觚家競出遺集可謂盛矣然徐而察之未必皆其人也盖其家世隆顯胤胄趾美則雖折揚皇荂亦可以混嚮韶頀咄嗟之頃能令木

突而紙貴即窮塗冷族雖懷雲夢之富藴隨和之珍沒世之後旋就湮滅是以孝標興秋草之感子駿有醬瓿之譏雖關世情理亦宜爾余抱疾閒居今朝聽起盥櫛甫訖忽報海西信至乃方伯吳爾羽手簡也以新刊南窓稿一卷見餉書中自陳童年從南窓公遊挾筴周旋最蒙獎許公嘗手寫五七言律絕百餘篇見遺託以異日面目言甚悲切屬意似非偶然恒藏之篋衍不敢失墜及按海甸遂捐俸鋟梓既已告成雖不足為公不朽地要以自伸宿志庶幾不負公相託耳惟子亦雅知南窓

盍以一言引之嗟乎古人重知己之感或有生来不識面孔而只為詩什中一語相許便託死生之契者況爾羽甫以妙齡英秀受知於斯文老成針芥之合逈出流輩則今之有斯役其亦衷情之不能自已者歟南窓公操履端粹學識淹雅詩文並美草隷兼絕蓋所謂玉質金聲者而身沒無嗣門戶零替遺草殘墨將放軼無傳譚者爲之歎惜爾羽甫此刻雖不能載公之全亦可使潛光發耀藝苑吐氣甚盛舉也樂道人之善者其可以無言乎南窓公金氏諱玄成字餘慶弱冠擢文科官至二

品以老壽終芝峯李公銘其墓稱道甚備云

順菴集序

國制選儀賓事畧與前代既受爵便與朝紳殊籍內有尊榮豪貴之樂而外絕功名進取之慕故居其地者類多沉酣於聲酒綺紈蒱博狗馬之玩其於砥行立名修辭游藝之事盖有不暇念及焉夫唯豪傑特立之士乃能渺然高舉不以衆所同好後其志而獨留心乎其所不暇念及者以自託於儒林而流聲竹素此特百千之一耳若故礪城都尉順菴宋公是已公天資過人實有卓志儁才身既

蚤貴乃獨痛刮豪習循循自飭積文種學視布衣有加焉卒以行業詞翰名於世觀其所樹立不唯絕出流輩即躋稱賢士大夫者亦無以遠過焉嗚呼可謂難矣歷觀前史尚主而賢者如王武子劉真長王子敬諸人其風流才致詎不摽令可尚哉至其雍容禮法被服儒雅則視公或當少避嗚呼可不謂尤難乎哉公有詩文十數卷遭亂放軼存者猶若干卷公之孫某嘗鋟梓于鼎平而藏之家久之不戒于火爇佚所及扳遂多缺今年曾孫熙業出宰扞城乃刋補其見燬者既成請維序之維

不佞自結髮聞公之風而知慕焉既而從諸老先生得見公禮說一二又從山人衲子卷軸之題得見公詩律又從碑版墨本得見公筆蹟而獨以未窺大集為恨乃今獲聞剞劂之役其何能已於言耶抑維於此又有感且感焉維之先代與公有世雅高祖柳亭公以文章名世先君子少時嘗以遺稿就公刪定將鏤板而失於兵燹今無存者公之集雖不全猶能刻行於世是其一幸一不幸豈亦有數存焉歟數繫乎天人固無能如之何矣然其為子孫之遺憾何有窮已故余序公集而因併述

其感傷焉

成廟御製瀟湘八詠帖序

瀟湘八景之勝擅名海内古今詩人賦詠不勝其多而妍醜巧拙各隨其人惟我 成宗大王萬幾之暇戲賦短律十六章每景各二章流傳藝苑咸以為在聖人誠為餘事終非詞人墨客所能到也我

殿下命元勲八人各寫二章唯延平府院君李貴未及寫進而歿從其家得草本字多剜缺紙亦不類乃 命畫史李澄描以繪事聯為巨帖既成 命臣維識之臣維竊聞詩固性情之發而書

亦心畫也洪惟 成廟以天縱多能之聖神藻膺
韻高出前代八詠之作雖出於偶爾游戲無非陶
寫性情之一端也即諸臣筆蹟各有長短要之皆
心畫之形於外者我 聖上之為是帖上爲而對
越 聖祖寓目咳唾之餘亦足以起羹墻之慕下
爲而注念勲舊觀其手蹟不特如丹青之憶老臣
聲鼓之思將帥則玆事雖微其所係之重為如何
哉其視前世帝王留意書畫䏻賞光景徒為玩物
喪志之歸者何啻穹壤猗歟美哉猗歟盛哉

踈庵集序

始余讀易至節之甘苦歎曰甘節尚矣然不可必得節而至於苦則離於中道然非志之篤而守之確者亦詎能安於此哉世衰道微利欲横流胡廣呂溫之中庸猶足以欺當世而特立獨行守節清苦之士往往見訾於流俗聖人之惡鄉愿而進狂狷其以是夫故友竦庵任茂叔有絶世之操其剛貞如金石玲潔如氷雪言論嶄截有壁立千仞之勢家世本華腴而生来不問産業既釋褐貧益甚陋巷矮屋不庇風日土床無藉脱粟不給人之見之者殆若無以為生而茂叔怡然自適未嘗有悴

邑也光海時坐直道逆黜當權奸用事以罟擭鼎
鑊制一世清名之士頗以遜黙自晦而茂叔危言
激烈不少挫　中興之初歷揚臺閣高標直氣為
士林所尚方駸駸嚮大用矣無何暴疾不起嗚呼
苦節之士常患難於際合若茂叔初雖蹇連既而
遭時且顯用矣而竟夭閼豈所謂命與數者有以
限之耶嗟乎惜哉茂叔才甚高記性絶人於書無
所不覽覽即無所不記故其學甚博為文章多腹
藁立就其沒也門人權侙收取遺草就澤堂李子汝
固編定為五卷鏤板于中原縣監李侯培元連源

察訪姜寅載實幹其後余謂茂叔生平著作必不止此蓋其放軼者多也然觀斯集者於排律大篇可以見其富於駢偶諸作可以見其精於讀國榮游水鍾等文可以見其識雖其游戲漫興皆可以見趣操之所存嗚呼是足以不朽矣使世有良史將傳卓行文苑則疇能先茂叔而標名者不然而徒欲操空文以傳遠者抑末矣

漫筆自叙

人不可無所用心亦不能無所用心謂博奕猶賢乎已此夫子警夫惰游者然亦有有為不如無為

者顧人自不能爾余自幼鄙拙無它技惟以讀書著文為本業則平居捨是宜無所用其心也數年来有幽憂之病杜门謝事沉淹於藥餌砭焫之中于斯時也唯當攝心澹泊塞兌葆光庶幾不悖於養性衞生之經矣習氣所薰不得頓除雖未嘗覃思結撰伏枕呻吟之暇時時拈筆草小說瑣聞縱有一二發明者餘食贅行道聽塗說皆歸於德之棄矣此亦不可已者耶雖謂之枉用其心可也業已為之不忍棄揞遂録為一通因自志其過乙亥正陽之月谿谷病夫題

牧場地圖後序

馬政國之重務也周官校人實掌王馬之政而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夫畜牧猶稼穡以得地為先故周有非子亦必取汧渭之間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必就隴右河西而後馬大蕃息然則牧地又馬政之本也 國家設牧場多在洲島蓋以就不食之地也 國初盛時宜無有場而無馬者升平既久馬政漸弛當 宣廟中年牧場之廢者多至四十餘所因經壬辰之變繼以昏朝亂政及丁卯虜難萬事無復舊觀即群牧之凋瘵無足

恠也臣曙待罪太僕有年所矣日夜思所以稱
上任使之指建請慎簡監牧而嚴其課績其於馬
政蓋不敢不盡其心力矣然計甲戌考牧匹數視
平時殆減三之一而牧場之廢者幾乎加倍矣壞
久者難補理亦宜爾臣曙謀於寮寀曰馬之耗者
猶可以漸息也牧地一失不可復得諸場之廢者
多矣若因循隳弛爲有力者所侵冒後欲復之不
亦難乎今唯有修明圖籍俾後人有所考據不至
失墜此吾輩事也本寺舊有牧場地圖經亂放失
久矣爰今諸監牧各寫送牧場圖合爲一編凡幅

員濶狹牧畜牝牡牧子多寡之數悉書于其上旣成授進以備 睿覽藏其副于本寺又送春秋館藏諸史庫我國八道唯江原道無牧場京畿三十場有馬者十六所監牧官二員公清道十場有馬者四所監牧官一員全羅道四十二場有馬者十四所監牧官三員慶尚道二十一場有馬者四所監牧官二員咸鏡道六場有馬者五所監牧官一員黃海道十場有馬者七所監牧官二員平安道四場兵後皆廢揔之牧場百二十三所而有馬者五十廢者七十三耽羅在海外關西四場爲遼民

所占箭串郊於國都故今皆不圖其餘皆圖塲之廢者往往募民開田收其入以佐芻秣或有入於諸宫及宅衙門者異時國馬漸蕃則當次第復舊此正今日作圖之意而深有望於方来者也臣維叨忝提調與聞其事謹以識諸卷末

馬經諺解序

人與物並育天地間得氣有偏正賦形有鉅細緫其含生則均也古之人推仁民之心以及於物雖昆蟲魚鼈之微皆欲遂其生况六畜之用於人者乎畜之類莫如馬其為用可謂大矣故有國者莫

不以馬政爲重夫欲馬之蕃在於善其養而除其疾而已馬之爲物其五藏六府經絡血脉略與人同而寒熱燥濕飢飽勞佚皆足以致疾不究其理無以盡其治此馬醫諸經之所以作也國家廐牧之政皆轄於冏寺完豐府院君李公曙實爲提調常念馬病之難治而馬醫之懵於術也旣録行馬經四卷又輯節其要義譯以諺語剞劂而廣布之將使輿儓廝役皆得以按方施治瞭然於心目其用心亦勤矣古者馬政莫備於周官旣設校牧庾圉之職分理其事而又有巫馬掌養疾馬相醫而

藥攻馬疾焉夫治馬而至於兼用巫醫聖人之致其纖悉乃如此然則完豐公之纂是書亦可謂合於經義矣余幸忝寮宷樂觀厥成而爲之序云

谿谷草稿自叙

余結髮治文詞顛毛已種種矣世稱文人多夸嫚自喜然余實朴鄙每一篇成人或妄稱之徐而鏡考古作者未嘗不歉然自失即臨深以爲高非其志也幼時所作既壯輒焚棄之中歲手抄雜稿詩文各如干卷閱十餘年而再忝文衡所著撰幾倍蓰焉乃取文自癸酉以上詩自甲戌以上通前稿

而彙分爲詞賦十六表箋二十三教書十册文三箴銘贊十三雜著四十說九序四十二記十五祭文三十八碑志二十六行狀五疏劄五十啓辭十七奏咨三十檄一呈文二帖四十五詩五言古百四十三七言古四十一五言律四百二十一五言排律四十四七言律四百三十二七言排律七五言絕五十七言絕二百九十二六言十雜體四十四總千八百六十餘篇繕寫爲二十六卷總而爲者將目以續稿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惑也爲覆瓿之譏而輟其業亦非達識也知我者幸勿見罪

壬午榜會帖後序

崇禎七年冬朞月設壬午榜會于騎省之故廨會者八人而三議政在焉居久之右相仙源公以書命維曰司馬雖非大科登名于榜者類非童稚之儔自壬午至甲戌已閱五十三歲宜其人之皆老耋而在世者無多也吾榜二百人存者不能什一而居在京輦者只八人耳乃能同堂合席擧觴相屬蒼顏白髮共盡一夕之歡誠老境勝事也抑是會又有絶異可紀者夫司馬古上舍選也自上舍而登科第者稀矣登科第而得膴仕者又稀矣膴

仕而至金玉之班滋稀矣踰金玉之班而致身台鼎者又能有幾人哉一榜而有一人作相猶謂之難況吾輩三人同時鼎列聯席於一會者乎與盖夐絶前後所未有者咸曰不可以無紀也已作小帖圖其狀而錄其名氏子其爲我文之維復曰榜會常事也其榜近者其會彌數常則不足紀也數則不勝紀也若玆會者誠可謂曠世稀覯者也會中諸公其齒高者固已踰八袠而上之最下者亦過七旬夫耆英九老固以齒會者今則不期齒而齒皆尊何其異也國有三丞相而同出一榜同會

一堂又同躋高壽嗚呼此豈人力之可致者 先
朝得人之盛 昭代錫福之厚於此可見其一端
請以是說識簡末

月沙集序

自歐陽氏論文章有窮而後工之語操觚家多稱
引為口實夫雕蟲寒苦之徒風呻雨喟唫弄嘆飛走
爭妍醜於一言半辭者以是率之猶可也乃若鴻
公哲匠冠冕詞壇彰其色而黼黻青黃協其聲而
笙簧金石以大鳴一世者此其人與方豈囿於窮
達之域而諮其巧拙哉歷觀前代豪傑之士以文

章致身宰輔無擅藝苑之譽者蓋曠世罕覯而唯
我朝爲盛此殆祖宗右文之效若故相國月沙
李公眞其人哉公自布衣時已有盛名甫釋褐擢
官起居注 宣廟臨朝見公記注贍敏爲倚案注
目久之不覺硏滴墜水沾公衣 命黃門拭之此
公受知之始也兵亂後恒管槐院文翰每一篇進
上未嘗不稱善 錫賚相踵或命錄進草本及辯
誣事起 特命進秩充副使所草奏本同時應制
者凡數人而獨公作稱 旨華人見者萬口傳誦
至近臣覆議稱其明白洞快讀之令人涕涔涔欲

下自是公之文名遂震耀寰宇矣無何而踐八座握文衡為一代宗匠論者謂文人遭遇之盛古今鮮公比云 宣廟知公雖深然無如消長之數何竟未能究其用尋遘否運當彝倫斁敗之際守正不撓屢阽不測及今 上龍飛公與諸耆碩同被眷遇竟膺大拜艱危之日盡瘁彌綸惓惓忠愛之誠屢形於章䟽而公亦已老矣公於文詞天才絕人雖高文大冊多口占立就而辭暢理盡自中繩墨 宣廟嘗稱之曰寫出肺肝蘊籍典重其知公也至矣公既沒而諸子將行家集謂維嘗出公門

下辱徵弁卷之文噫公之文章不唯國人知之天下之人舉知之晩生末學強欲贅以一言是何足為公重哉然維嘗觀 皇朝汪學士煇叙公朝天詩有曰生意洋然神理煥發卓異曹劉駕軼李杜夫汪公身生華夏文明之會其所見者大矣而朝天一稿在公特豹文之一斑耳然其稱道乃爾如使汪公盡見其所未見其為說豈止於是耶夫文章世固不乏若公雍容大雅得質文之備内以明主為知己外為中華所稱慕施之廊廟則藻飾治道用之急難則昭雪國誣名實純粹照映竹素

古人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之詩文以卷計者八十有一而續集不與焉國朝名家集未有若是多者易大傳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如是何以稱大家歟嗚呼盛哉

故右議政楓溪金公自撰墓銘後叙

崇禎十年正月壬戌淸兵陷江都故相楓溪金公死之兵旣退諸子遍尋公體骸卒不得迺奉遺衣服斂諸棺用是歲某月日葬于楊州先塋某向之原公晩節嘗自爲墓銘屬諸子曰我死毋爲從人乞文以是納諸壙足矣至是諸子得之巾衍中觀

者箴曰羑哉備矣詞約而事核不可以有加矣唯是公所未及紀者亦不可以無述也公少游牛溪成先生之門甫踰冠升太學大為章甫所重己丑逆變起諸生應旨上疏推公為章首既釋褐歷踐清華　宣廟朝嘗長諫垣入對極言宮禁不嚴之弊　上厲聲詰曰所指有何事耶公對曰外間皆言某也將得某官某也有罪且見釋已而果然此臣所以言也相臣沈喜壽進曰金某此言可謂鳳鳴朝陽　上意解荅以溫旨明年春出為定州牧使秩滿還遷為尚州　安邊比六七歲不得處朝中

銘所謂一言嬰鱗三州褩錦者此也公治郡有異
政居三邑皆蒙褒襃之 賜定入為立石以著去
思癸丑大獄起公與玄軒申公秋浦黃公月沙李
公等十餘人同被逮繫光海亦知公無它即釋之
光海將廢 大妃奸臣脅百寮庭請之不從者禍
且不測公終不一與焉兩司啓請遠竄會光海自
有所庇寢其事公連遭內外艱流落甚困銘所謂
忘不詭隨遯于荒野者也 今上踐阼公以 先
朝宿望大被嚮用 皇朝隆主典公承 命儐冊
使丁卯之變為留都大將皆以稱職聞遂歷長兩

銓壬申春始拜相踰年以病免甲戌復入中書明
年辭遞公雖去位每國有大論議輒率意盡言終
不以時議詆訿有所撓也丙子十二月清兵猝至
上將幸江都　命老病宰臣從　廟社主先往公
承　命以行從而敵兵逼京城江都路絶　上幸
南漢城南漢被圍四十餘日內外斷絶援兵至者
輒潰敗而江都守備甚踈公憂之甚屢爲任事者
陳計策不見用人或勸公宜預爲避禍計者公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未可知　宗社嬪宮元孫皆在
此吾獨何地圖免居數日敵用車載小舟直抵甲

串津人心驚擾敵飛乘虛疾掉抵西岸我兵在水陸者皆崩潰敵相繼大進無何先鋒至城下公知事無可為與家人訣解所著衣以與之遂上南城門樓積火藥于前麾左右使去左右或去或不去公取火投藥中烈焰忽起併樓屋捲去其未及去者皆與公同死正月二十二日也公享年七十有七天資剛方端確意有所定則雖賁育莫能奪其廉白之操絶出於人平居未嘗問產業立朝五十年位至三公而甔石屢空家人每稱貸以擧火衣無文綵食不重肉至於祭祀品式皆酌其豊約之

宜令子孫遵行焉公少工書尤精篆籀國家大典
禮須用篆文及公私碑額多出公手然公不甚自
喜既老遇有求者輒以眼眚辭故人尤以得公蹟
爲幸焉公交游甚盛其執友五六公者皆世所稱
第一流往往以文章德業致位卿相至其末塗樹
立身後流芳則宜若無能步公名者雖然自世道
言之寧不爲不幸哉悲夫夫人 贈貞敬夫人安
東權氏某官某之女先公四十三年而卒有子男
三人長曰光炯早卒次光煥春川府使次光炫文
科戶曹參判女長適司禦南好學次適判書張維

次適郡守李以省側室子曰光嬭策振武勲抱川
縣監女子四人光炯子壽昌司僕寺主簿光㬇子
壽弘進士光炫子壽仁祥原縣監曰某某幼女子
五人南好學有一男三女男曰老星兵曹佐郎張
維有一男一女男曰善徵李以省有四女光嬬有
一男四女內外孫曾男女若千人

谿谷先生集卷之七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記十九首

蜃樓記 課作

蜃樓在溟海中結搆窈冥機巧神變故莫詳其制作浮游無定見滅無常故莫指其方所望之而有即之而無故莫測其近遠云列子書曰有神山在浡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仙聖之種居之其山無所根著常隨波往還其後秦皇帝好神仙方士盧敖徐市等皆言海中有仙人之居去人不遠始皇喜其言東巡海上若或見之自列子所記其實皆

指是樓而其製作遠近之詳諸書皆不能載其始
也盖介氏之族經營焉介氏世居海中得神仙之
術能變化為幻嘗聚族而謀曰吾屬雖與魚鱉為
伍實有仙靈之道嘗聞神仙好樓居豈可無壯麗
瓌傑之所以稱其神明哉遂相與吹嘘之基以虛
無建以象罔飾以忽荒盖不日而輪奐矣既成大
會落之屬子虛子記焉或詰子虛子曰子以是構
也為果實乎曰依乎虛焉得實為果常乎曰實猶
不得况常乎亦倏焉而有忽焉而無也已矣不實
不常倏有而忽無則亦無幻也歟曰然然則為是

者固幻子又從而文之玆非幻之幻哉子虛子曰
噫子以幻畀不足以爲亦不足以文耶夫天下何
往而非幻哉天有時而陰地有時而滅則天地亦
幻矣天地猶幻况其中之人與物與其事而非幻
哉阿房未央銅雀五鳳此人類所謂宏固巨麗不
拔之構也傾天下之力而成之竭詞人之藝而文
之而今果有存者耶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彼與
此等矣幻則均幻實則均實如之何其抑此而揚
彼也且海非吾國哉而有時而塵矣况吾期斯樓
之久哉有則安其有無則任其無及其無也吾固

不能使之不無當其有也吾安可不以爲吾有哉既以爲吾有無論幻與非幻吾又何可不爲文之哉或者無以應遂爲之記

畸庵記

造化之功不出於陰陽陰陽之數奇偶而已矣陽之數奇奇者獨陰之數偶偶者對推之事物則奇爲寡合爲特立爲无助而其類爲君子偶爲附離爲遭遇爲多援而其類爲小人人之情喜利者多而守義者鮮故無不慕偶而諱奇者也烏川鄭子容以畸名其庵畸之言奇也余嘗詰之曰夫畸人

所惡也子何獨取以自號且子畸甚矣寧不厭於是而思去之子容曰否某非獨悅於畸廼取其實而不敢辭也請爲子誦吾之畸某之先人履潔服貞有言有行立朝偲偲未嘗有毫髮負國家事而反蒙大詬於世抱屈不伸者今二十年矣不肖承先人之餘訓績文攻學夙夜不怠雖靡有聞亦庶幾得齒於世人而爲時擯棄坎壈迍邅斥之者無忌轢之者無責交游解散親戚不䘏漂泊羈棲無地自安凡世之所謂畸者殆未有如某甚者也今吾若欲竊義名標高號以自夸嫮則何所不可顧

吾何敢諱實狀而託僞稱以重爲有識者詬厲乎
余曰善乎子容之志也窮而不移困而無怨守堅
而商不狀名約而義實傳觀其論則可以信其有
矣且子何病於畸天之道未能常陽而無陰亦未
能常陰而無陽是故否泰相承剥復相推理亂窮
通迭相消息此理之常也休嘉之會君子偶而小
人奇溷濁豢亂而亦足定世無常運士有定操君
子未嘗以身之困而變其守也古之人固有先屯
而後亨始窮而終通者即終無所遇在我者亦足
自適矣何足病哉今子容有蔚然之文確然之志

持身飭行不墜世烈 聖明在上寧獨久於畸乎莊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畸於人而侔於天亦已多矣况又可以無得者乎子〻容皃之

晦靜堂記

清風金伯厚既卜築于嘉 華蓋之陽以皇極範數筮之得一之三守其繇曰君子以晦處靜俟遂取其語名其所居之堂曰晦靜其友德水張維推其義以記之曰範之數與易表裏守準乎復者也一陽處乎羣陰之下至微也至危也則其守不可以不慎能晦而靜守莫善焉顯晦動靜天之道也

天之道晦於夜而顯於晝靜於冬而動於春靜者動之本晦者顯之基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大易之 文旨通乎三極之道君子之所樂而玩者也至於當守之時處守之道則取乎此者尤切焉雖然晦以處固善矣而不可以無修也靜以俟固善矣而不可以無養也無修而晦焉則混於黯黮而已矣無養而靜焉則淪於枯寂而已矣亦嘗於中庸之書而得其說焉其曰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修乎晦之

道也其曰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不愧于屋漏者養乎靜之道也晦與靜無二道也修與養非二法也古之君子所以居易俟命不願乎其外處嵁巖之下而蘊經綸之具甘簞瓢之奉而敵軒冕之樂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離乎窔奧之間而馴致乎中和位育之盛者皆是物也伯厚家傳詩禮學成而行備遊於太學蔚然有珪璋之望乃不以榮進為意避舉遠引自屛於窮山空谷之中巖居水飲若將終身而又服膺晦靜之教揭之坐右朝夕觀省此其志不日進

乎高明光大之域不止也晦之極也必顯靜之至也必動獨不觀夫雷與火之伏乎收聲斂燿潛乎其無眹也泯乎其不知有也及其氣至而機發也揮霍熚赫轟山岳而燭天衢者莫之能禦也此晦靜之作用也道之將廢也歟則固不敢知也不然吾恐伯厚終不能自葆於晦靜之中也若維厚顏於伯厚矣屢括囊之時而不免為虛名所誤則愧於晦矣不能動以無妄而憂虞悔吝動輒隨之則愧於靜矣方且杜門自訟以求寡其過而未能也或者幽憂之病少有間焉則當舂粮策蹇以訪伯

厚之居升伯厚之堂相與講夫晦靜之義而取益焉伯厚其無拒我哉

夜明亭記

漢水之陽直濟川亭之西有小屋數楹臨江而峙規制朴略覆以白茅垣以黃土無榱題欄楯之飾丹雘刻畫之麗然而處地爽塏面勢開豁澄江碧峀映帶近遠雲烟開斂晨夕異態頗有觀眺之勝乃亡人鄭紫元之別墅也紫元清真奉道雅有勝情嘗匹馬羸粮三入楓嶽爲太夫人在堂僶勉風塵雖決科登朝而素想不渝既卜築于兹種木灌

園以爲棲眞養恬之所延城李天章署其扁曰夜明盖取杜少陵殘夜水明樓之語也今年夏余爲過焉幅巾道服相對前楹譚玄至夜闌淸宵寥閴萬象斉夷惟見長江一帶練光翻動虛明灝皛上接太空與星河相涵映流光漾影泛灧堂宇之間洞然開朗若在水晶界中顧盻駭異魂骨俱爽紫元笑謂余曰此非所謂夜明者乎天章旣名吾亭子可記之余始默然徐謂紫元曰夜明誠不妄然此特外境耳濵江而亭者誰則無此子亦知有眞夜明者乎靈明之體周遍六合無方所無來去誠

不可以夜晝限然於朝晝膠擾之際未易識此及至羣動既息萬籟俱泯嵩元試於此時扃戶靜坐反觀此心則外塵不接內景自顯天光煥發洞徹無垠八極萬象森羅昭著雖日月所未照離朱所未睹莫不呈露畢見於點照之中若然者土室蔀屋亦自不惡況此江山之殊勝空水之輝映袁晨相發心境俱妙者乎蓋囿於境者局而不適融於心者通而無礙然則夜明之義將屬之此乎屬之彼乎嵩元曰唯唯以此記吾亭足矣

海莊精舍記

張子歸海莊之月餘鄉之父老數人者提壺榼以來勞苦之曰先生生長京華出入金鑾粉署之日久矣近雖家食就間出有衣冠軒蓋之遊入有堂寢窔奧之居雍容甚適也一朝辱在田野斥鹵之爲鄰蓬藜之爲處灰甍堀堁蓊勃乎户庭蚊蚋虺蜴窸通乎屏帷交游疎間親昵契濶亦可謂淪落失所矣敢爲先生病焉張子曰謹謝客僕之來此也蓋去危而就安也舍苦而即樂也甚適於體而愜於心無煩父老見勞也天地之化物也不能易其性聖人之處人也未嘗枉其志是故伯成安於

耕稼業氏遯於灌園僕賦性踈而懶踈故短於應務懶故不堪作強持是二者以從事於仕宦其得早敗也幸矣名譽之為累也而不能韜光泯迹以自蔭沉疾病之為患也而不能餌藥養形以扶羸頓家居食貧妻子不免菜色而不能悉力畎畝以資口腹居京師六載憂讒畏譏呻吟疢疾盖慼然無一日之懽也今而歸也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每於耕耘之暇淨掃一室焚香默坐紬繹圖籍諷詠書詩又性喜老莊玄虛之旨研究三教參合異同亦復凝神調氣以全形生採朮斸

苓以充服食時或婆娑林樾散步池澗魚鳥親人雲烟娛懷盖自歸田以來體若日以健而心若日以泰也且夫世之耽耽其視日狙伺於僕者只為名與利耳僕未嘗求名而名謬歸焉名之所在利或隨焉爭名者嫉之專利者忌之此狺狺之所以不已也今而歸乃一田夫耳一田夫何能得人忌嫉耶而今而後吾知免於今之世矣草芥灰塵不足以浼我清淨田翁野夫亦可以毀我幽悄蚊蚋蟲蛇之為患比之赤口毒舌之憯且巧則亦有間矣迺父老不賀僕而顧勞僕為父老皆曰善張子

遂録其説以為海莊精舍記

旅菴記

玄軒先生謫春州春故貊墟也擁山而阻江嵐瘴所聚先生始至寓居于民舍塾隘湫下蘙薈四塞時當大夏溽暑歊爍蚉蠅蚤蝨相輔為患先生又適於寢興因以病痁諸子姓相與謀伐材於林即隟地之稍爽塏者椽地為屋凡三楹覆以白茅藩以青林無甍桷之飾礱斲之巧蓋甚陋也而先生安之曰僇人之居良已侈矣莫几閣書日夕處其中既而扁之曰旅菴有自春來者以諗之維且曰

蘇長公之謫儋耳也有詩云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眞吾鄉以儋之遠惡而處之若其鄉然能若是達也今先生貶謫於朝編配茲土是宜安而樂之若將終身焉成一屋而遽名之以旅夫旅之況瘁也旅之懷歸也而先生取之得無與蘇子之旨剌謬乎維曰否否觀人而皮相者君子哂之而況於知言乎蘇子之詩似乎達矣然其詞夸其意懟夸則不誠懟則不平二者之愆君子不由也夫旅仲尼之所不免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斯已矣豈必諱旅之名而後安旅之實耶身爲逐臣去

國離家以是為旅名實稱矣顧所以處旅者如何耳先生深於易者也在易旅之繇曰小亨貞吉有亨之道可不勉乎不貞不吉可不戒乎竊觀先生秉中和之德任文獻之重揚于王庭早躋通顯善類庇之若帡幪然不幸值時之否君子道消顛連挫揠以至放逐可謂窮矣受玦以來益自懲飭閉戶却掃潛心墳典學日益明德日益成雖憂悄不殄而令聞彌暢是不亦亨乎窮而不渝折而不撓含忠履潔百煉益剛是不亦貞乎具是二美以褆其身則取旅之義可謂深而處旅之道可謂盡矣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夫然則小亨於身者將大亨於世而其貞之吉受賜者普矣此非先生之所自期者而理有固然惡可遜耶維所以是應客無何先生之胤東陽公以書致先生之命曰旅庵不可無子文維辭不得命謹次其語以復焉

三梅堂記

光在湖南為名州地據瑞石之麓有溪山林泉之勝土沃而民侈多治臺榭園囿以崇麗相夸有丁某甫家世儒素雅為鄉里所重乃即其屏居之所

為草屋數楹環以圖書雜植竹樹花藥擁繞前後有古梅三本高出簷楣幹條奇蔚掩映户牖遂標堂名曰三梅人有驟聞而疑者曰某甫之園百卉萃焉紅紫濃淡四時不絶計其鮮盛繁麗必有倍蓰於三梅者而堂扁之揭取舍乃爾意某甫於此亦有所作好惡者歟某甫聞而笑曰淺乎人之觀我也君子之於物也為足以寓目乎則無所不可為足以寓意乎則焉可苟也吾園之蓄富矣自青陽以至黄落自姚魏珍品以至妖英浪蕊無非可以供吾之玩賞者然皆止於鬭華色之艷私雨露

之滋而已蓋好色非好德也若其不與衆卉爭先
不以舒憯易操馨香標格直與高人韻士相儔者
捨吾梅兄何適哉試於嵗寒之際觀之霜雪貿貿
衆芳凋殞雖以松筠之節猶不能使吾園吐氣而
三梅者乃始蜚英揚翹發舒精彩其奇芬泠艶襲
吾之室奧而映吾之琴書直使人肝膽瑩澈一塵
不染則玆梅者庸非吾三益友哉居久之某甫因
畸庵子請余記又余與某甫未嘗有一日雅而斯
堂也又在湖山千里之外夢想所未到以是辭焉
而畸庵子強之不已因致某甫所自解者且曰某

甫雅尚如此又與吾善此足以得子文而無媿者余於是爲記其大略因勗某甫曰昔人之鍾意於梅者多矣水曹之詠只資詩興廣平之賦徒陳物色乃其高標逸韻人與物稱爲千載艷道者惟和靖處士耳兌某甫之趣操使初服無斁又得如畸庵子者爲之友斯堂也雖在海外何渠遠遜孤山然則非吾文重斯堂乃斯堂重吾文也某甫勉之

守拙堂記

白馬之江西南流至加林郡之南爲南塘江有灝江而堂兼林麓原野之勝者閔觀察士尚甫之別

業也士尚自湖南馳書屬維曰某之拙不啻鳩矣仕宦二十年至建節擁旄曾無蝸殼之廬可以託身者往歲罷嶺南節始有此卜築甚陋且僻然某樂之以為懸車終老之計竊念先君子嘗揭堂扁曰養拙而守拙趾拙又伯兄季弟之所自號則斯拙也實某傳家之訣故某次用拙顏斯堂知某者莫如子願以一言發其義也維應曰諾文旦成有難之者曰有其實然後名隨之文也者施乎其質者也若士尚甫非世所謂才諝臣乎守劇郡典大州以治最聞入侍近密出鎮藩維無所往而不稱

職其張施劈畫遇事風生如利器之剸割而上駟之馳驟故　明主器其才羣公遜其能即士尚雖欲以拙自居其誰信之令彼強以自名而子又強以文之無乃乖於實而與質遠乎維曰淺乎子之論拙也夫拙之反為巧獨不觀於世之巧者乎言而婾阿行而脂韋足不蹈乎衆避之塗身不處乎自全之地其當官任職也觀陰陽隨俯仰以便文塞責為能事以致命遂志為非計此其所以巧也士尚有一於是乎衆之所吐而獨茹焉人之所向而獨背焉踈於謀身而銳於報國怯於趨利而勇

於為義雖盡瘁鞅掌不敢有獨賢之恨焉蓋夷考其平生則無一事不與巧者相左以是而名其堂有餘拙矣然以維意之乃士尚所取於拙固有在也嘗聞鈍者利之質也靜者動之根也古之君子令光藏用智而若愚辯而若訥以屈為伸以後為先蓄於中者恒有餘而發於外者有時而不盡也以士尚之才之義世之人無能出其右明固無不照然而明有所不可盡必斂之以晦焉勇固無不果然而勇有所不可窮必濟之以懦焉莫邪之鋒而有所不斷也纖驪之足而有所不騁也則在我

者常恢然有裕而天下之事將無往而不可濟也夫然則其以拙為用非不能巧也巧而有不用也巧而有不用然後天下之大巧歸焉士尚故優為之然亦不可以不之勉也本之於先訓則可以見繼述之重焉同之於弟兄則可以見塤篪之協焉名堂之義斯冈美矣若其江山之勝景物之繁非目擊不能悉今姑未暇及焉

神明舍記

天游子觀乎品牘之原泝乎止水之淵乃於明堂膋臚得一舍焉盖廣深不盈寸徐而察之豁然若

懸寓焉虛無為之基光耀為之飾無工斲之巧而
五材之用具焉無寒燠之候而四時之氣備焉天
游予異之揖主人翁而問曰是何所也誰之宇也
主人翁曰吁子未之聞歟此神明氏之所治也惟
皇上帝賦予萬物既形形而邑邑百體賅而五官
立矣然而未有宰也手可以執而無能用也足可
以行而無能運也鏡於目而未有照也竅於耳而
未有受也簧於口舌而未有鳴也帝用憂之乃命
神明氏焉神明氏者炎帝之族生而神靈實有明
德帝用命之若曰五官百體爾為主宰丹田之邑

爾其食焉靈臺之區爾其位焉神明氏既受命乃即位於是舍其舍也闔而陰闢而陽無棟無宇上下之位奠焉無門無房四達之勢敞焉無園林之植而仁木茁如也無池沼之觀而智水澄如也神明氏既居於是目始有明也耳始有聡也口舌始有聲也四體百骸始有機用也人道立而三才之功成焉神明氏雖有盛德大業然性頗憒驕喜出入動止無常或游於六合之外圂於垢穢之中或焦爛於燎原之燄或墊溺於滔天之浸山林皐壤高門懸薄無所不至往往迷而不返故是舍也久

廢無主或為大火所焚大水所漂荊棘蕪穢塵埃
坌積及神明氏既歸輒復修治葢屢廢而屢治既
而上帝聞而不悅神明氏懼焉遂不復出而舍亦
完復如初神明氏端居無事高拱乎泰定之宇性
天開朗心月澄清纖塵不起萬象森羅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熈熈乎洋洋乎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天游子聞之醒然而悟躍然而喜拱
而謝曰淵乎義哉非是舍之奧妙無以安神明氏
非神明氏之至德無以有是舍迷塗既指如客得
歸本地風光其在是乎退而錄其說為神明舍記

永興府鄉校重修明倫堂記

永興為北路雄府地近邉俗尚懻伎儒風不興我康獻王受命之七載樞宰孫公某為東北面巡問使兼尹是府悼 聖廟之陋弊始移而新之集生徒教育甚備居久之風化丕變起而擢科第者彬彬可觀陽村權賛成近記其事而美之昇平二百年文教益昌不幸壬辰之難府學燬於兵燹唯廟貌妥靈之所歷歷修葺乃講堂遺基蕩然爲瓦礫蔓草者久矣歲己酉府使李公光岳始捐貲與邑諸生為營度之棟宇纔建而繼其後者無能成之

越二十年今方伯李公溟至慨然曰是府非他實我　聖祖興王地也難定踰三紀而府學尚未復舊觀是豈惟士民之羞莅斯土者均有責焉遂發羨穀以資其役諸生躍然競奮悉力趨事無幾何而礱斲丹雘奐然一新而位置殆無缺矣士子石明秀贏糧走京師致多士之請謁維記之維閩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舜之命契皐陶之矢謨所謂五品五典者皆是物也乃其親義別序信之則鄒孟氏始詳言之夫聖賢爲學之方具於五經四子若易之敬義論語之博約中庸之誠明皆其要旨

而其詳則著於曾氏之大學焉師之所以教弟子
之所以學夫豈外此而他求哉北鄙地遠而俗雜
文風之盛故不如南方乃人之得於天而具於性
者未嘗有異也斯文之興衰本於天而係於教化
閩蜀百粵皆昔之蠻夷荒服也乃今文明軼於華
夏地何嘗限於遠邇亦存乎教學之何如耳 國
家亡否亂之後彝倫再敘而永之學校適得良方
伯而重新之於斯時也邑子又有以文詞中科目
者殆與陽村公所記國初時事相符安知北方文
運之興不復見於今日乎諸生之升斯堂而有志

於學者誠能求之於方冊體之於身心而發之於事為由內而及外敦其實而不遺其華則漑根食實之效　國家將有賴焉不亦休哉維太史也又忝長國子紀斯文之盛舉進諸生於道乃其職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鏡浦臺記

三韓山水之美名於天下幅員八路各有勝境而嶺東為之最嶺之東九郡北自歙通南盡平蔚各占山海之勝稱神仙窟宅而臨瀛為之最環臨瀛百餘里官私亭榭據形勝擅瑰奇者不一其所而

鏡浦臺爲之最按圖志浦即永郎仙人舊遊地而
臺之建實𠡠於麗朝按廉朴公淑方其經始也除
地而得故礎不知是何代物則其爲臺也盖久矣
自是而又得趙石磵朴惠肅之風流以藻飾之盖
爲人所賞艶遠我　太祖　世祖東巡而再臨幸
焉則斯臺之增重不啻九鼎矣兵難以來寖就頽
圮莫有爲之修復譚者恨之今　上中興之五載
李公命俊輟亞卿班出守是府公於治郡素稱斲
輪手莅事未幾百廢俱興嘗登臨慨然曰使是臺
遂廢吾屬當蒙百代詬厲矣然不可以煩吾民屬

釋子之好事者募緣鳩財為營度之居無何而訖功結構丹雘悉復舊摸既成馳書千里請維記之毋至而辭益懇維竊念鏡浦之在臨瀛猶錢塘之有西湖會稽之有鑑水而絺之有臺亦猶岳陽之於洞庭滕閣之於豫章有是境而無是構譬如人而去眉目即姣麗如西子尚得為人乎哉况斯臺實有 聖祖臨御舊蹟則其稱重於世不止為佀蹤勝觀而已若一朝蕩然為荒墟蔓草則江山蕭索氣象頓盡足為熙朝一缺事李公此舉其意遠矣豈但為觀遊登眺之具哉維晴於世者生平雅

有禽向之趣欲及未老一攬關東諸勝身嬰世網不能自撥今又貶官炎州汩沒吏役爲塵中一俗物回想仙區景物邈若隔弱水蓬嶺乃以圖畫之豁得託名簷楣間顧非大幸耶如天之福異時累釋身間得遂素志則登臺之日庶幾不作生客遂強顏爲之記若其表裏湖山無窮之勝非目擊不能盡今故不復道焉

潛窩記

始昌期甫以潛窩屬記也窩故未之有也今年昌期甫以疾謝事歸而窩亦成使謂余曰潛窩始爲

吾有子其可終無一言乎余曰諾夫潛之說始見於易之乾初與洪範之三德蓋易以時言而範以才言也才之不及於高明者謂之沉潛而時乎不可以見且躍焉於義當潛學焉而不量其才則無成動焉而違其時者凶此聖人垂戒之旨也今昌期甫之取諸潛者無乃與是異乎昌期甫早以甲科進高才直氣重於薦紳其當官任職一切以治辦聞則昌期甫之才有過焉而無不及也中歲蹇連係乎時矣中興之後際遭聖明數年中驟躋宰秩處臺閣則臺閣重任藩臬則藩臬治日者又以

勁言讜議為明主所嘉獎擢長諫垣旋貳夏卿今雖移疾就閑其遇時嚮用方未艾也若是而以潛自居其於名實何意者昌期甫之雅志自有所在而非斯之謂乎夫昭昭生於冥冥感通本乎寂然隱者顯之根而靜者動之君也尺蠖不屈則無以求伸龍蛇不蟄則無以存身故君子之為道也用心於內寧闇然而晦不的然而暴及其至也修之屋漏者可以達乎四海斂之方寸者可以準乎天地潛之用若是其著也昌期甫儻亦有志於是乎揚子雲有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又曰仲尼潛

於文王顔淵潛於仲尼古之論潛者於斯備矣若
節信之著論陋且膚矣余不欲爲昌期甫道也

忠勳府十九功臣題名版記

忠勳府爲諸功臣而設也 國初稱忠勳司 光
廟陞其號爲府班視兩府詳見權相公擘記文中
舊有開國以後功臣題名書諸綃張之壁上歲久
塵汚蠹損燬於壬辰兵燹府廨重建而題名猶未
復舊 今上龍飛之後昇平延平二相公爲有司
堂上以興替補弊爲務今年得都事由·沨慨然合
謀遂用長版易綃障黝質而粉字列刻十九功臣

封號姓名既成一府為之改觀咸謂不可以無識
也維復於諸公曰功臣社稷之衛而與國家同其
休戚者也夫功名人所忌富貴生驕侈操驕侈之
具而處衆忌之地其處身可不慎歟自處得其道
然後其身可保功臣保其身則國家之尊安可知
也善乎權公之記曰毋挾勢毋怙恩毋以小隙棄
大好夫挾勢則橫怙恩則專以小隙棄大好則睽
且乾蹈是三愆其有不害于身而凶于家者乎身
與家縱不自恤獨不念負 主恩而壞國事乎前
人之名在版上善惡成敗皆令之法戒也後之視

今其不猶今之視昔乎知懼則能愼能愼則不蹈其愆不蹈其愆則向所謂身保而國家尊安者在是矣願與諸公共勉之

忠勲府 御題版記

勲府舊有 御題版為壬辰兵燹所煨燼故老有及睹之者猶能略言之不知在何朝 主上親幸勲府 御筆題紙首揮數旨文不知何語大抵優寵勲臣之意左方書主字着 御押押下有印章狹而長不類諸寶蹟加諸綃障張掛壁上故事勲府之會不敢坐椅為壁有 御押故也臣竊伏思

惟 親臨御題以寵勳臣此曠世盛典也此事若在 先廟以前權相公記中必及之矣 肅廟雖策勳而日不暇給 明宣以後事則耆舊聞見猶可流傳意此不出 成中二廟朝事然無可攷矣我東文獻不足野史稗記既無可以攷徵國史或能記載異時考閱實錄若得撿出庶可補亡揭壁如平時事然亦未敢必也今者府中題名扁額等刻悉復舊貫唯此 御題無從攷据姑記大略如右以俟後日追補云

春雨堂記

柳侯時英宰高靈之明歲以事至京師造余而言曰高靈古之名縣也酷荼於倭燹衙廨鞠為茂草或有為之草刱者湫而陋不可以居某至而得破屋故材為移諸爽塏而改建焉以楹計者五十餘為堂於其東偏凡一楹倚山而臨野有水竹眺望之美既成而落之甘雨適至于時春也遂以春雨名之願得子之文以記焉余曰諾以子之說堂之勝蓋多矣然余未之目也若其作成之歲月功費之衆寡此亦何足以記獨名堂之義甚善余請發之夫天之生物也四時之變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然其春生而雨潤者實為之本風雷之鼓動霜雪之堅凝皆所以成乎此也君子之為治亦豈異於是令侯之坐是堂而聽治也必有惻怛仁愛之心以為之本然後明以照之威以肅之竊者煦之強者制之政教賞罰之用至不可勝陳無非所以仁吾民而欲其安利之也夫如是凡為侯之民者舉將欣欣然各遂其生猶草木之遇陽春而陰雨膏之也知此則知春雨之說矣世之污也久矣為吏而無良者不足道即所稱良吏亦可知矣小察詵伺而謂之明濫刑作威而謂之嚴聚斂多積而謂

之辨而仁愛之為本世或弁髦之矣今侯之為縣也未期月能興數十年之廢而一新之民不告病謠讟不起可謂能矣至其名堂也深有感於春雨之澤取以寓義焉其亦知所本矣柳侯藝而敏所居職輒有賢聲非終局於一縣者推是道而廣之將其利益博其效益遠矣柳侯勉乎哉

典牲署大廳重建記 以下續稿

百官有司之治各有廨宇堂焉而會坐莅事室焉而燕處直宿蓋不可一日廢者也典牲署有司之小者然實掌 宗廟 社稷百神之祀之儀牲居

平必朝夕謹視其牢筴楅衡之具及三有事奉䏌以供其事誠勤而其為任不可謂不重也署舊在王城之南木覓之麓燬於壬辰兵燹蕩為墟莽為官吏于是者燥濕寒暑之無所避寓處民舍者十餘載至萬曆丙午始略構所謂廳事者之隘陋已甚無以稱官舍規撫至者無不病之而莫有為之究度者及今都憲姜公碩期為提調乃始慨然曰國家去亂四十餘年凡諸墜廢靡不修舉本署雖獘甚獨不能營一區屋使復舊貫此吾輩責也遂節冗費畜財力以啚經始主簿李君言訥奉事鄭

君孝儉恭奉李君純馨實相其事而分幹焉以今
年十三月庚寅始賦工重建大廳若干楹東西夾室
各二間閱月餘而斷手涼堂密室位置得宜奐然
為之一新矣既姜公屬余以記余謂典牲之官職
在畜養即修繕之舉雖謂非其急可也然官吏以
廨舍為庇身之所身之所庇尚不能治何暇及於
職事之遠者乎姜公勤於職業補弊起廢雖前人
之所未嘗過而問者亦必為之先舉焉推是以往
則凡其職之當務寧有一事之或曠者乎姜公以
清名雅望為時碩臣其事業施措將日益光大茲

巖雖小亦足以闚其一斑故命樂爲之書

披襟閣記

金堤郢郡也四境之內無名山大川以爲之望其高者培塿而下者沮澤而已郡治據所謂培塿者而廨宇庳隘無觀眺之所至者病焉去年秋畸菴子由前國子祭酒出守于玆居期月政成人和百廢俱擧乃即其衙舍之後稍高敞地起屋三楹而疏其戶闥以便延望遂以披襟揭諸顏每衙罷吏散畸菴子輒以幅巾道服燕處其中凡琴碁書帙游玩自適之具皆在是焉遂馳書諗維維爲賦五

言八句詩以寄題壁上而又推原晴菴子所以為是閣之意而為之記曰人之能宰萬變而出政治者此心也心之為物隨境而通塞者也今夫為郡縣之吏者日出而聽治揖揖乎簿書朱墨牒訴敲榜之間塵埃滿前喧聒盈耳其熱也則神煩慮亂壅閉湫底五官之用皆失其職夫人以眇然方寸應無窮之事變而日使之憒亂爽惑如此則本源之地荒矣凡生於其心而作於其事者得失可知也於是焉暫脫其馽羈而致身乎高明爽塏之區消揺自得以泠風灝氣散其煩襟則如渇而飲如

熱而濯如醒而解向之昏者昭亂者整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之發謀慮事無所為而不得其當矣莊周氏有言曰室無虛空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六鑿相攘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古之學者不以藏修之勤而廢游息之暇然則畸菴子之為是閣可謂有得於此義而其亦異乎俗吏之為矣抑披襟之語本出於宋玉蘭臺之賦其所設風之雄雌者蓋以風楚王不知小民之疾苦也今畸菴子披襟于閣上也其快哉之樂誠有之矣第未知亦嘗念及於窮閻蔀屋灰塵涸濁愁苦之狀而思與

之共適其適乎哉故余請以宋生所以託風者而風畸菴子畸菴子以爲奚若

南漢城記

南漢在京城東南四十里漢水之陰北距廣州故治五里而遙本百濟舊都也按地志百濟溫祚十三年自慰禮城移都于此歷十二世二百八十餘年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又移南平壤南平壤即今之京都也自肖古之遷歷濟羅迄麗氏千有餘歲城之興廢不可復攷暨我朝受命治蹟大猷兵革不用其於山谿城郭之固宜若無所事也壬辰

倭難以來訏謨石畫之士多有意於是城而當國
者莫克建白豈亦有所待歟 今上踐阼之明年
有逆适之變國家多虞議者多言畿輔近地宜有
保障首相李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言請修是
城初 命靑原君沈器遠掌其事請役游手用度
帖以攝僧徒尋遣喪去摠戎使完豐府院君李曙
代其任乃廣召諸名僧覺性應聖等各摠其徒分
地賦功而牧使文希聖別將李一元裨將李光春
等寔監董之城之四周基址宛然盖溫祚舊築也
乃因而增之酌其夷險爲之崇庳以甲子九月經

始丙寅七月工告訖功城周若干丈尺女墻千七百堞設四門其暗門倍之中刱伽藍七區館廨倉庾靡不備具大抵南漢之山中平而外隆襟抱回容體勢雄厚城冠山巔据隆而包平城中井泉甚多冬夏不竭山谷諸水合為大澗東注于水門門之外崖谷盤錯羊腸百折者數十里四面山勢嶄截不可躋攀而惟東南隅山脚稍陂陁為設砲樓三乾維有小峯可瞰城內為建一臺築甬道以屬之城遂移州治于此儲胥民物隱然為一雄鎮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春秋傳曾恃陋而不備

城郭君子以爲罪之大者然囊瓦城郢則沈尹戌譏之甚切何哉本末兼擧則城固所以保民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洪惟我 聖上應運中興再正人紀鑑此禍難委任忠藎深惟陰雨之備大築斯城使千年荊棘之墟赫然改觀遂爲京都輿衛此殆氣數寔應天人合發之會其於設險守國之義亦可謂得矣繼自今內而廊廟輔弼外至封疆將帥之臣協心殫慮共恢良圖要使人知地利兩得其益則斯城也不待墨翟之械而可以永保金湯矣不然徒恃山岳之重阻樓櫓之壯固而曰孰敢侮

予抑末也國家所以築斯城為遠大計者夫豈其然哉以是諗諸君子其前後幹役有勞諸人別記于下

息營堂記

余與林君東野㓜年同業塾師因以定交至白首不見甘壞蓋相期於歲寒者也東野於錦城桑梓有堂曰晩休嘗以詩若記見屬余病且懶久未成也今年始賦堂詠十六章以寄之東野造余謝且曰晩休之勝十六詠盡之記雖無作無憾也敢舍舊而新其請業之營晩休蓋為暮景優游計耳第

以地非幽深應接囂煩拙者之所病也嘗於錦江下流縣城東竟得一奧區負山而面江宅幽而勢阻頗愜雅懷遂剷丘阜翦荊榛築室一區穿池種樹幽居之事粗備山腰匡广間憑高瞰迥起數椽精舍以為燕處頤適之所而其堂曰息營登堂而望焉則山而為月出僧達銀積水而為夢灘花浦南川斜川者羅列錯綜或遠或近效狀于欞檻之外玆誠樂之意謂造物者蓄此久矣一朝舉而歸諸我為賜厚矣誠得吾子之文而揭之楣間不唯江山之勝賴斯文而益顯區區息營之志庶幾有

以發之此其之深望也嗟乎余少讀仲長氏樂志論欣然有慕焉嘗自語曰人生何須富貴第辦此生活足以樂而忘老矣不幸爲虛名所誤置身于榮辱利害之塗顛冥不返百事無所成而身已老且病矣顧東野何人廼能專此境而饗此樂哉大會津錦城之名區也晩休實占其勝林園水竹之美余所目擊東野於此意有未足乃舍而之息營即息營之勝不待言矣作記固不辭但念平生於此與復不淺乃不得成其志輸以與人而又從而文之雖復強顏爲之何能無愧辭與恨意耶抑息

營之義又有說焉東野骯髒者凡於世人所趍營未嘗數數然也鄉國衆所營矣今亦何待於息哉雖然離動而即靜去勞而就佚自其旣息而觀之則方其未息無往而非營也韓子之詩曰趍營悼前猛韓子豈眞有是哉蓋悔之辭不得不爾東野之息營亦猶是也方今　聖上厲精宵旰旁求俊乂巖穴側陋皆陽陽動氣而東野業以言事著直聲詘極而信亨途正遠即東野雖切於就息而世豈舍東野哉東野之身繫于朝矣然其心未嘗不在息營也故余記其室而因闡其心云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谿谷先生集卷之九

祭文 四十二首

祭金而好文

吁嗟而好世之所謂壽夭云者吾不知其何說也長於人者世謂之壽而未必長於天短於人者世謂之夭而未必短於天然則有長於天而短於人者則是人所夭而我所壽也吁嗟而好知此者誰哉子之病也我見之矣子之死也我聞之矣陰陽不能擾其閑二竪不能汨其舍氣愈萎而神愈王則病能困子而不能亂子矣言已閉而意不遂息

將絕而覺不昏從容服禮正席而瞑則死能亡子
而不能奪子矣然則病之所能困與死之所能亡
者固可謂短矣若其所不能亂與所不能奪者則
豈遽止於二十五春秋而遂滅哉吁嗟而好知此
者誰哉有母在堂有婦在房稚孤孑孑未免于懷
抱此固生民之至痛人理之所不堪者然皆未足
為而好慟也獨恨嘉谷未遂嚴霜不待良驥就途
華軸先摧求益之志莫遂可大之業未究使其設
而長者既不能極其分而又不得令人人知之也
此則豈特以悼吾子而已抑可為斯道長痛耳吁

嗟而好其知此也歟嗚呼哀哉

祭鄭君平文

嗟嗟君平子之於余義雖朋友骨肉何殊二世通家禍福共之金石可變此心不移子家於世大夢所萃吠聲射影衆口如沸豈惟仇敵同胞亦然惟我昏愚甘與顛連余性猜僻於人寡合踽踽而行嗤毀四集子獨不遺辱與交驩他人掩鼻子謂如蘭子之季父亦與我友分散四出海曲湖右邈如參商會合豈易往冬之聚盖緣赴試淹延數月往來宿留論文講道此樂無有子既不利逝將西歸

握手而分後會有期孰料此別遽隔死生時月豈
久晦朔再更人之有生如水上漚起滅倏忽萬變
斯須理所必至何有淹速不足以悲亦難自抑每
念子家行直負冤天定勝人必昌後昆如子純明
足世其家遽止於此神果昧耶聞子之訃怳惚如
夢一信一疑心腸隱痛喪車既至日月既卜親舊
畢至送子幽宅獨余縶官未遂往哭西望雪涕有
愧扶服琅琅其聲楷楷其色若聞于耳若接于目
歛此窀穸泯然何之儻有不昧鑑此哀詞嗚呼哀
哉

祭任丈鍈文

嗟嗟任丈遽此其終才一何高命一何窮中身之年一命之祿蓬蓽之居吟哦之樂猶不能以自保奄委絶乎冥漠風雅之韻自此遂絶博達之辯於何復得彼人世之迫隘固褱才之落拓而造物之無私亦何忍於遽奪眷余鄙劣叅附驥尾投以希聲之音許以續絃之耳忘形之懽耿耿何已乃無何而至此嗟萬事之已矣屬疾彌年久踈候問承訃亦晩倍增慙愧況無驂而可脫義莫展於扶服陳薄具以薦誠想平生而慟哭

黃用章改葬告墓文

嗚呼往歲之事尚忍云云何限枉死子實冣寃孤兒孑孑親戚無存後事之託在吾弟昆屬當震擢莫保朝夕何能無憾僅不溝壑漢涯淺土非子攸宅蒼黃就近暫寓羇魄禮旣不盡物何能備實非久計蓋待時耳倏忽幾何墓草已宿雷霆霽怒群命逕續後死之責庶今可伸龜筮協吉得此良辰爰啓舊殯適彼佳城交河之原惟子世塋三祖同岡子實次之旣固旣安魂魄相依子其去此不震不驚辭以告子有淚沾纓

祭石田成先生文

嗚呼已矣先生逝矣軒昂之氣洒落之風閑澹之趣卓侻之論今皆不可復得矣若之何不使我失聲而長慟咨造化而怨鬼神也耶嗚呼哀哉先生有屈賈之忼慨而不至怨尤有嵇阮之曠達而篤於行誼自放於山崖水曲而猶不忘情於世道汙隆之際方其把酒傲睨彌永湖山寄寓昏冥之境放浪形骸之外挹其氣象自令人潛消鄙吝之萌此先生所以雖近乏世用而不可無於斯世者也嗚呼已矣今皆不可復見矣世或訾先生以愛酒

損性此非通論先生雖躭嗜麴糵然斷慾全精已數十年矣神充而志完與世之膏火相煎內乾而外澤者不侔矣奚獨彼延而此促哉蓋天有不可恃而神有不可知死生悠悠無復主張抑先生厭斯世之溷濁苦四大之拘纏委形乘化旁日月而駕風霆遨遊乎汗漫之上出入乎無窮之門以與前輩諸賢拍肩游戲而不肯來乎不然死生亦大矣何其疾痛不外形藥餌不及試如醉如夢泯然寂然而人未之知耶蓋先生之所樂而衆人疑焉吾輩悲焉九天之上應復拊掌一笑矣顧維不能

自已於情者夙蒙知遇迥出流輩期待之厚實非所堪而冗累牽連不能數承床下之教去秋之拜後期丁寧歲月推遷竟墮杳茫聞先生之訃適有事于先墓不能親視含歛身無私貨賻襚亦不稱情痛悼慚恨之極不覺淚迸而腸㽕也至情無文言不成章先生不昧之靈尚其鑑臨

祈雨文二首

惟茲之旱其誰尤自春徂夏絶膏油黍稷且槁麥不秋民將病饑曷其瘳蜿蜿神物宅靈湫噓雲洩雨威德流閟澤不施欲何求恐我赤子絶其喉邑

宰不職干神誅罪丁厥躬民何辜祀牲清酤脩醢俱以薦以侑冀神娛神 其飲食匪玄樞驅雷鞭電騰天徧霈然甘澍溥八區沾枯潤焦萬品穌永世報祀不敢渝 右祭龍神

巍巍名山惟邑之望不見運動澤利難量愆陽爲虐五種皆枯更閱數日焦灼無餘淵龍耽聽有許無閡非神之仁孰恤斯民歆我苾芬惠我神靈一霈甘霖以澤羣生 右祭山神

祭月汀尹先生文

於赫熙運 列聖亭毓元和未漓鍾靈旦嶽篤生

鉅人維公伯叔維公伯叔世稱聯璧長公堂堂揚于廟廊嶽立海涵隆然棟樑弘濟艱難訏謨贊襄大雅之懿屬之季方煌煌維公夙挺殊姿九苞毿然儀于德輝厥維先覺若李若奇公實師友浸灌切偲如圭如璋望實兼隆明廷之彥顯若下風雲霄展步直道斯通豈無夷險秉我純衷 璿系受誣 宗祊污衊公籲 帝庭罄吐腔血日月照燭河漢滴雪寶典誕降人紀再晰龍蛇播越國步孔蹙公維執鞫鞠躬勩瘏協贊匡復忠勞著白炳炳丹青重光麟閣耆英之館國老攸寧孰居公右莫

之與京皤皤黃髮老成典刑喜公康健祈公百齡
慭遺胡蘄觀化胡促豈廞蓩圈而反沖漠悲纆士
林慟軫　宸極存榮沒哀有光奄忽嗚呼哀哉維
公文章稱大家數一洙陳陋深採遠遡型範作者
夢寐遷固根柢詞林炳蔚緗素國朝名家大略畢
畢畢翁臯老寔稱起衰公可鼎峙名位過之手握
機衡為大宗師齒爵齊尊功言並偉撝謙愛才吐
哺倒屣直友之寬不卹訕誚古誼高風今也已矣
小子無似早忝登門通家之好粤自先君擊蒙發
覆以底有聞成我之恩與生我均公有書籍或以

我借(入聲)公有著述或以我屬屬役湖甸暫適顏色俄傳易簀未與執燭眷言哀季人物眇然公如山斗鎮地光天天實界之奚遽奪旃云亡之慟淚迸腸煎誦公遺文方縈圖鑊藏公遺墨握珠拱璧儀形雖閟服膺無斁以是酹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祭鄭裕叔文

我與裕叔同門而贄臭味不爽齒差一歲從遊十年不見甘壞知裕叔者孰如我最裕叔為人天資溫懿口無惡言內行淳備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若裕叔者庶幾近是高官豐祿顯名厚利吾儕阮窮

固非所覬亦宜餉之壽老耆耋乃止於此理不可
詰觀世之人惡少奸雄紆青拖紫佚樂考終何辜
裕叔坎壈終日大布褁身三十而沒崑岡之災幸
免焦灼憂虞煎熬隕喪營魄堂有老親垂白服衰
煢煢孤寡疇依疇歸人理慘怛言之短氣然有一
說差足相慰一切世事浮漚風燭禍福得喪轉眼
無迹世所歆豔享壽祿者畢竟變滅何物非假老
而不死不義貴富生為鄙夫沒亦流臭寧為裕叔
不幸夭閼善類嗟惜蘭摧玉折全而歸之魂魄無
怍若是足矣何論淹速顏跖報施從古所疑已矣

裕叔吾復何悲

祭金同知文

嗚呼維公中介而外溫氣清而色夷言論忼慨老而不衰蓋有端人君子之操履前輩長者之風儀故能翕受多祉用享耆耋横金秉軒先陟隆秩家居廩食既優既佚凉堂燠閤匳釵環列留連觴酒婆娑花月嘉耦齊齡子姓繩躅伯仲叔季聯翩翕奕諸孫曾玄其指如東每值時節上壽青紫輝映蘭玉森簇而公須髮酡顔怡愉懽謔擧世豔稱疇有其匹蓋人皆知公之積慶厚福能享諸子之榮

養而不知公之雅訓義方實成諸子之賢淑也嗚呼維公既壽既貴有子有孫生死哀榮始終完全人世福澤宜無間然然而聞公之沒者猶以八袠雖尊未遠期頤恨公之不極于上壽諸子之貴未踐鼎斮軸諸孫之俊或曠科甲恨公之不究于裕後班差八座贈躋貳公借曰不早尚有餘祟恨公之不稱于存沒之名實交游有慭遺之歎親戚興疇依之悲吊者為之極慟談者為之嗟咨況若維者託婚門闌隨侍杖几欽德飽恩積有年紀者哉雖然世愈隘矣道愈否矣變故之作孰知底止詩人

甘心於無兆智士得計於祈死處世之悰其與有樂兮公壽考兮終啓體床簀備物致禮安歸窀穸此而不足于何乃足人為公哀公得其樂以是侑公吾言非惑嗚呼哀哉

祭白沙李相公文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秋七月故相國白沙李先生喪車歸自謫所至于墓次將以八月庚申永就窀穸門下生德水張維謹以壺醪榼肴哀奠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已矣哲人萎矣百年間氣今何歸矣斯文失宗匠矣國家失柱石矣善類失

依歸矣正論失標的矣若維之愚蒙太山頹而失所仰矣懵懵輟而失所熏矣倀倀迷途而失指南之導矣嗚呼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泄其悲矣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加公以罔羅僇辱者人也慶公以荒塞絕域者人也而病公之亟而死公之速者未必人也地固有遠且惡於公之慶者而未遽死人固有衰且老於公之身者而未遽死錄錄者存堂堂者逝不遺一老以相我 宗祊也信乎天之不可恃而神之不可望也是無乃典禮彝倫天固叙之而時或斁之英豪儁特天固培

之而時或摧之耶天之所戮強欲扶之天之所擠
強欲留之人之不能勝天也久矣謂之何哉謂之
何哉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世之所難於材者三器
也才也節也有器而無才則窒有才而無節則奪
有節而無才與器則折三者兼備方稱符達如公
閎中偉量有其器矣敏識雄文有其才矣若其操
履之確樹立之卓亦有人之所難及若端委廟堂
儀刑百寮人固望於公陶鎔大雅斧藻鴻猷人固
望於公六尺百里盡瘁鞠躬人固望於公以我
先王之壽考作人俊乂林立大爲樑棟小猶榱桷

而全才碩德善始善終邈焉寡儔者人惟推公不
幸百罹之會一綱無遺芝蘭旣摧松栢隨之殄瘁
之慘天實爲之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歷觀諜記倫
常之變百世一値貞臣烈士之遘其際者有巽詞
以悟主有危言以動聽臣與主俱福世與道兩幸
而公遭罹厄會寸心如丹婉詞正言足以爭日月
而動鬼神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致君之忠翻成罪
案錫類之誠遂作厲階豈亦世道淪胥之機有非
人力所能輓回者耶然而世猶有望於公者蓋
主上不欲處公以死地抑有司之議而移公善地

則固察公之忠矣公之家居羸頓已甚嶺外之行人為懍懍跡而袖明扶掖素履安適意天之為此世畏延公之避祿也曾未數月奇疾忽纏山頹樑壞虎倒龍顛聞公之沒者行路傷心婦孺嗟咄士林相吊摧心銷骨而纔危之象日甚一日悠悠世變予何其極不知公以長寐無戀為快樂耶抑亦念及時事而有不得瞑其目耶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不予無狀早承型範受知之厚仰德之勤實倍常品而公之謫也不能備執鞭之役公之病也不能與舉扶之列公之喪也不能視含斂之節喪車

庚正亦既有日絜酒之奠猶後於人俯仰情義覥面明神惟當飭志厲操不負所與無辱公知人之明無隳公成物之德庶此心之昭感公無吐乎茲爵嗚呼哀哉

祭金長端尚寬文

嗚呼盛衰往復理實無常生死之變良足惋傷方公家之隆盛也父子昆弟中表舅甥聯列乎提隸金玉之班者奕奕相望而公雖稱稍屈猶能內踐郎署外綰郡章秉天廐之上駟近玉輅之清光雍容甚都出入翺翔每至佳辰令節奉觴上壽于椿

萱之堂歌鍾殷地賓客煇煌舉世豔誦傳以為光
寵吉程何其盛也無何公以姻婭微累失職悼惶
繼而有先公之戚纍然服喪伯兄叔弟各以直道
不能詭隨後先置身于羿彀之中央家室奔迸寄
食他鄉而公宿抱文園之渴貧病侵凌意氣摧蔵
凡再閱星霜始獲歸于郊莊盖將優游晚景自佚
于田園而公遽亡矣公之亡也太夫人年躋八耋
長男千里奔喪門無吊賓室如懸磬素帷朱旐盖
不勝其荒凉矣昔之豔公之盛者至此有不咨嗟
涕淚為公悲傷者哉况如維者丱角託婚情分異

常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趍蹌而痼疾纏綿不能自
將俯仰今昔感念存亡雪涕緘詞遠致一觴公如
有知可以察我之衷腸矣嗚呼哀哉

祭姨兄黃上舍庭悅文

嗚呼人誰無中表而我之與兄實同天倫之愛同
氣之親人誰無一死而兄沒非正命凶折天年形
骸漂蕩幸收於魚腹之餘夫以至戚之情而遘至
酷之禍此我所以失聲長號彌久而彌毒者也嗚
呼痛哉惟兄幼失慈親長遭喪亂零丁無歸實託
于我家吾父母視之猶子而吾昆弟視之猶親伯

也食則同席寢則同榻遊焉而同業學焉而同志
怡愉懽愛蓋三十年一日也居平三日不見面則
愁焉而思十日不見書則眷焉而憂不惟我之於
兄戀戀若是蓋兄之於我殆有加焉去歲之秋我
嬰危疢與死爲隣者十旬而未已而兄亦有孺子
之慟移家避疾羈困於郊甸時來視我旣以閔我
之危苦又自傷其身世怦怦慼嗟貌未嘗有豫色
也我之歸田兄執我手匹馬之約琅琅在耳曾未
數月而兄遽不淑矣嗚呼痛哉夫以江濤之怒漲
舟楫之顚倒在岸者莫不危之而兄以孑然一身

上奉垂白之親下有待哺之屬雖其所係之重何如乃犯垂堂之戒見險不止自取淪沒豈兄智有未逮哉殆天奪之鑒而大命將墊也兄結髮讀書從事於鉛槧辛勤場屋垂二十年迺三十而僅入上舍四十而未脫布衣加以早罹愍凶恒抱蓼莪之感子姓舉而不育者亡慮四五居貧屢空併日而食蓋人莫不以是憐兄之屈而悲其窮也竟之身死非命不免壓溺之咎是何造物小兒酷兄乃爾悠悠蒼天曷有其極嗚呼痛哉形神一離萬相都泯假合之軀已不屬我螻螘魚鼈初無厚薄然

使親戚不能致撫尸之慟子孫無以託丘墓之思此亦人理至慘毒難忍者也而兄之沒歷二旬矣乃能於百里之外極得遺骸顏貌不變佩服無改是亦不可謂非天幸也既已無可柰何於其生之喪而顧不能無葬於其形之得天乎命乎。孰使兄至此極乎嗚呼痛哉聞兄之訃我疾方瘳既不能臨江慟哭以泄沉痛經時閱月始以一觴奉奠感念平生心肝。如鑿兄其知此也耶嗚呼痛哉

贈領議政李珥　賜祭文

道原於天因人以傳人之汚隆道實係焉稽昔哲

王致崇儒先斯文增重道脉以延予唯本朝文獻
足徵爰有五臣儒道大弘質有其文彬彬可稱間
氣所鍾卿乃代興才高志大氣清質粹一變至道
眞知實履敬義夾持誠明兩至發而爲文精深閎
肆留心世務熟講精思全體大用貫穿靡遺如有
用我擧以措之釋褐登朝麟出鳳儀遭逢 宣廟
寤寐英弼賞卿德業置卿近密陳善責難雍容吁
咈謨猷底績契合彌切羣邪側目盜言滔媒天鑑
孔昭蜮弩自摧方期大用進踐台階樑木斂隕儒
林興哀經濟之才淵微之學形於論著路可尋繹

孽蒙有訣聖學有轄情性源委理氣離合窮深極
微炳若日星間擴未發悉本遺經其人雖亡其道
則明光前啓後百世可程予從渻師夙慕風規誦
詩讀書恨不同時逮玆賤阼任兼君師賢範匪遠
化理可推爰命有司式舉褒隆何以贈之秩視上
公何以祭之藨羞醇醴九原有知感予深衷

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 賜祭文

宣廟在位逾四十載壽考作人有光前代如蘊衆
材卿為杞梓隆然樑棟萬人所庇粤自經幄以至
巖廊訏謨遠猷輔拂賛襄弘濟艱難辯雪邦誣勳

德熹隆望實允符以貽後人太平是啓天之方殲嗣德起纖奸囬内釁左腹煽慝釁搆同氣事連長樂哀哀孺子奪懷以戕忠貞既竭斂身遜荒亂如此膴彛倫墜地金墉禍迫冠履易位孰非王臣茅靡盈庭惟卿挺特義重生輕片言出口人紀以立播威旋加竄身絶域遯彼北荒徽纆纆嬰幽憤未洩營魄光傾人之云亡善類慘傷上天悔禍宗祏重光曾是枯槁靡不呴濡眷言碩輔獨閟泉壚九原不作增予心惻爰命有司薦此芬馥精爽未昧典刑可想一理感應庶幾來饗

北郊祈雨祭文

維川維岳粤有神明居國之東厥德則仁旱魃爲虐痒我嘉穀不穀無良胡瘨煢獨民社國顛神將疇依速霈甘澍用蘇羣萎 右東方山川

喬岳名川望于南維厥協大夏長養是司胡閼滋澤閼爾方亨萬植不遂哀我君羣珪璧靡愛神如實瑱顛鑑恍惘亟賜沾潤 右南方山川

巍乎維嶽作鎮王城光配德運肸蠁神靈亢陽爲慼五種不遂哀我黎民大命近止眷言新造憂心如灼神之格思惠我靈澤 右中央木覓山

西方屬金於時為秋金實生水秋主成收今茲之旱大地焦爇西戎絶望五材或闕我籲于神非一非再亟釀密雲神哉霈霈 右西方山川

穆穆陰德厥位在此交濟太和陽無愆忒胡寧瘨我曠乾為菑無麥無禾吁其阻饑獲戾于神在予一人願回仁鑑活我蒸民 右北方山川

贈右議政守夢鄭先生祭文

嗚呼天之生材本甚濶稀厥或生之亦鮮遭時遭時得位若將有為㐫於短期中道而萎古今所恨往往如斯昔公挺生有卓其資奮發學問早自得

師淵源所漸鑪錘所施其所樹立良不畀畀大科
薦名榮塗如道翺翔臺省密勿經帷 宣廟中年
士趣殊歧淑慝消長否泰相推堅白必歎爺不磷
緇公居其際秀然自持之夷之險不撓不隨或躓
而起 明主我知天降喪亂百六丁期姦回嚚慝
昏虐作威三綱既絕人道以隳忝凡厥老喆悉遘百
罹公時遯迹屛于郊圻不蒙于難不罹于兎邦運
中興聖人作而曾是顛連咸脫纆徽公如鳳麟羽
毛所歸風雲契合倚毗益彌公在諫垣正色直詞
公在講筵舜矩堯規公敎冑子士飫書詩公持憲

綱民絶衰奇謂公宜居台鼎之司百寮是統庶政是熙人之望公孰與等旻天何不弔而遽奪之公年豈多盖始踰耆貌澤髮鬒視聽不衰謂公壽考爲太平基病不浹旬而忽長辭嗚呼悲夫死生之變人不容欺神識顛倒五官將離不有學力何能自治易簀結纓聖範昭垂得正而斃而又何悲公之寢疾自知必危手草諫疏剳瀝肝脾居于外寢靜俟化機夫人號泣公遽以麾既不能言搖手指揮正席東首澡潔易衣奄然而化神觀怡怡正終之際素養可閱遺疏既上慟軫丹墀贈官賜奠有

加常儀儒林聚吊行路嗟咨生榮死哀何以尚玆公目不瞑公有慈閑不見綵衣而見繐幃人理至痛疇不涕洟嗚呼悲夫昔我先子與公切偲情均友于道叶塤篪不肖於公故人稚兒公實奬勵不鄙頑癡同升公朝班序相差得公誨迪敬若蓍龜公問我疾憫其孱羸語及國事慨然長思曾未幾時公遽騎箕棟樑折矣榱桷何支欲涉大浸失其楫棹云亡之慟豈獨吾私寫其悲苦以侑一卮嗚呼哀哉

祭伯氏文

嗚呼我爲兄弟今四十歲吾家多難早鍾釁戾歲
在亥丑大戚洊摯兄纔成童弟一齒零丁孤露
共奉慈侍上有 王母下有弟妹兄爲家督門戶
不墜事育之暇共治文字食淡攻苦以相砥礪青
熒一燈中夜不寐分形並影跬步不離人或見稱
雙璧聯翩弟幸速化登名紅紙兄苦蹇連晚忝庠
士中經奇禍幸脫[illegible]几扶携老幼適彼海澨作苦
食力辛勤備至值歲之殺盎橐如洗餔糜不給遑
論甘旨賴兄拮据百口以濟薦有魚菽吉蠲爲饎
賓朋之會酌醪翦萊優哉游哉甘以沒世 聖主

龍興邦運傾否鱗翼之攀唯我叔季事有緯繣孰主張是一命之祿亦或錫禠冗有才具絶出流輩斂於見事旣果而藝官位所恨斂焉莫試旻天不吊奪我祖妣繼體持重兄哭于位纍纍疏水瘖鑠葴胃纔過于練羨疢伊始食却飮進厄然委憊醫工殫技豈無良餌命之不延孰測神理嗚乎痛矣兄之有疾去歲建子首夏之中来即于弟閱三晦朔疾亦少已擧家動色勿藥是喜歸餘之月二竪復叟日臻委篤遂以不起慈母悲白哭而投地一妻一妾搥胷欲死啼號呼爺子子稚子呼之不應

漠然長寐兄乎兄乎胡寧忍此嗚呼痛矣死生異
制人道畢矣遠此室堂即彼原隧宅兆安厝茲為
大事方谷卜塋二百餘祀世遠地盡不容無從海
庄東麓舊稱美地兄嘗樂之殆非偶爾卜曰允臧
神與人契兄藏在中厥封涗未或右或左以待後
死奉老撫孫吾二人在庶幾夙夜不替兄志日月
有時殯慎將啓親友畢至以祖長逝我有旨酒有
燔有胾饋兄奠兄兄何昧昧骨肉同氣死生同理
一別終天傷哉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忠勲府祭晉原府院君文

嗚呼天球大王廟朝之器九苞一角聖世之瑞間
氣所鍾一代幾人質有其文君子彬彬彬彬君子
弱歲蜚英挾藝射策魁科大鳴亨衢晨趍玉署金
華登瀛之選士林所誇耆舊推轂臺公歛手謂言
必主文囿龍蛇播越國命綴旒入勤羈靮出
獻褒彩既平忠勞彌白丹青帶礪有光麟閣
文衡恢然游刃天人嘝命公齊主儐交馳上
國劇詞壘宋豪態潔為我軒輊近推湖老遠惟
華國之義公可齊聲頃罹百六彝倫墜地潔
迹幾罨罯尉　聖主中興恩遇加隆耆英優

老盟府崇功國有老成斯文增輝胡不百年而遽騎箕嗚呼哀哉羯奴構難兵纏圻遂鑾輿西狩萬品波潰公時卧病危惙如綫寄命扁舟摩厓在眼風濤震撼遂以奄忽會有一化公已大耋逢此百罹尚寐無知壽盡而終亦復奚悲名聯賡案久託清塵羨公乘化哀我陳人旌翣首路幽明將隔單盃相送有淚沾臆嗚呼哀哉

玄軒申相公祭文

維崇禎元年歳次戊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丙辰行司憲府大司憲張維謹具薄奠敬告于故議

政府領議政玄軒申公之靈曰洪惟 宣廟壽考
作人季年儲養有三三臣卿材公望冠冕一時以
遺後昆作太平基誰其著者維我申公英英我公
薦紳之宗歲在涒灘天降大割日月昏蔽乾坤滅
裂哀我者喆百罹是丁公身孔囏公志彌貞彞倫
將斁公與俱僨 宗祐將隳公與俱隕厄于狴犴
蒙以畧罰還之貊墟前跋後疐四方望公如鳳如
麟候其隱見理亂以分中興之初首膺 簡在何
以處公天官冢宰詞壇主盟世彌宗工公提機衡
大振文風黃扉王鉉進位三事朝無秕政士絕異

議百六運鍾亂未有乂子卯之變 國步弗躓賴
有舊臣以不顚覆寸心無餘雙鬢盡白憂勤庶務
師先百僚假寐待晨辨色入朝積勞成疾溘然長
辭以死勤事公實有之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焜耀
一代孰不知之莫如我最敏妙之才超詣之識粲
若繡繢駿若驥騄凌駕諸子卓爾名家獨許顓蒙
時置齒牙公之學術錯綜百氏其所深味柱下之
旨出其緖餘以應世緣萬事紛紛此心翛然謝傅
淸眞鄭侯脫洒公實兼之世無知者小子無似早
忝登門先人之故幸惠討論頃聞公疾獲瞻顔色

伏枕語笑風神肅穆神明所相何恙不已不見七日忽以訃至司天告灾鎮犯上相生為名公沒應天象斯文慘澹廊廟空虛 國恥誰雪 主憂誰紓公目不瞑公去何之為公一慟殄瘁之詩嗚呼哀哉尚饗

祭芝峯李尚書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亥朔初七日癸巳新豐君張維謹具薄奠哭告于故吏曹判書芝峯李公之靈曰嗚呼俯仰宇宙一何茫茫人物之生若存若亡其徒生虛死同盡於草木虫蟻者故無

分於彭殤若公者身雖產於偏邦讀書砥行為鄉大夫之良生有聞於當世沒而留其文章若是足矣夫復何傷先人與公聯武周行蘋蘩晚出蒙陋迷方公老白首始覬門墻溫溫風味金玉其相淵博之識斂焉而若訥剛貞之操養之以和光閱世之變無失故常立朝四十年人不得議其否臧晚而際遭遂都政堂　明主所重萬夫之望謂宜壽考胡遽殞喪年不配德其命則長日月有時逝將歸藏單一盃來哭冀鑒衷腸嗚呼哀哉尚饗

務安縣清風金公祠宇奉安告祭文

於維我公履潔含貞立乎本朝直道而行遘時罔
極彛倫圮傾謂毋可讐詢于廣庭公奮直辭氣勁
理精大義未伸竒禍遂嬰纍纍彼址荒徙于南濵流
離萬死寸心愈明儺夕傳訛乾坤慘驚血泣絶滄
竟隕其生考叔錫類茅焦免烹公獨不幸捐身植
程繄誰無死死有遺榮邦運中興再正天經恩褒
耿光炳若丹青鄉人景慕建祠妥靈尚德勵節永
樹風聲公靈如在歆此芬馨尚饗

春秋中丁祝文

彛倫增重直道純忠春蘭秋菊百代清風

錦城山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十七日丙寅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錦城山之神維山巍然雄峙為南服之名鎮秩于祀典春秋享芬苾之薦者以其興雲雨殖嘉生能惠澤斯民也民之為生可謂勤矣春耕夏耘竭其地之所收僅得以給租賦奉公上而神之粢盛於是乎出焉比年以來水旱荐臻方有阻飢之憂今者節屬長養膏澤久閟田疇焦坼耕者不得種而苗者不得滋若復旬日不雨則無可望矣維受命來牧此土如使斯民遭

羅凶侵轉徙四方而神亦失其所依則豈惟爲神之羞維將何所逃其罪乎玆敢具牲幣詣廟庭匍匐請命惟神俯垂鑑假速賜甘霔以潤澤焦涸不勝至幸尚饗

南海祠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二十三日壬申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南海之神伏以水者坎德也海又衆水所歸至陰之墟也蛟龍之所涵育雲雨之所蒸泄河潤猶及九里況海之至大者乎國家崇祀海嶽而南溟之祠實在此土一方之

内如有雨暘不若羣生告病則皆神之羞也今玆旱暵爲灾麥秀不實高田已坼下田將涸民之下得耕種者過半農夫遑遑有大命近止之憂若旬日不雨奄過芒種之候則神雖惠以甘霔無可及矣維爲是懼躬禱于錦城山之神而不蒙靈貺故敢赴愬于神焉若維誠有不至禮有不虔則罪在於維之身斯民乃天之民而亦神之所臨莅也豈忍之饑而死乎伏願速回玄機賜以霈澤無任祈懇顒望之至尚饗

祭李祭判命俊文

維年月日德水張維謹以酒果之奠哭告于故叅判李公之靈曰嗚呼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能行人之所不能行玉雪之白不足喻其清金石之堅不足擬其貞古人所難今人所希今其没矣誰復見之嗚呼已矣往歲契濶公嶺我湖千里相望再寄音書我還于朝公遷于圻不見公面遂以長辭遺札眷眷屬以孫兒我之薄劣恐負所期單盃哭奠擢我肝脾公若有知鑒此哀詞嗚呼哀哉尙饗

忠勳府祭青雲君沈公文

惟靈挺生名家涵濡世德襟宇恢踈才猷卓犖禔
身砥行公〻咀墳籍席上之琛横棄道側是袞之選百六
乾坤慘黷彝倫墜地　宗社將覆公時沆㦔志存
匡復叅贊碩畫〻入叅帷幄九五龍飛寔攀鱗翼榮
勳疇勞旣封錫爵早翔郎署曉試州牧親惟肺腑
義同休戚寵辱等倚更罔非恩渥譽謗交至曷渝衷
赤期公耋皓永綏遐福遽至於此云何不淑嗚呼
哀哉昔公遘厲再經寒燠貌枯色悴神明內澤謂
公質仁報有未食何恙不已曰竢勿藥凶問忽騰
惝怳難測當宁盡傷賻賵備極崇終隱卒有光寵

窆况在吾儕幸同盟籍死生結託情深誼篤一體相須倏隕手足風儀㫺㫺笑言啞啞若睹若聆于何復得即遠有期幽明将隔單杯来哭有涕沾臆嗚呼哀哉

宗廟祈晴祭文

自小子之忝位惟德不類不克媚于神祇菑害荐至饑饉相仍至于前歲而極矣哀我民生阽于溝壑日望麥秋之至以活其殘命今者淫霖不止亦既浹旬麥穗盡黑禾角盡沉高下田疇靡不受菑農夫號泣将無以望歲若今年又歉則生類幾乎

盡矣此皆小子之無良有以獲戾而召災民實無辜胡寧忍此仰惟 陟降之靈在 帝左右凡我生靈疇非赤子願鑑微誠 默回天意劃開頑陰顯示太陽以遂萬民之生不勝至幸

社稷祈晴祭文

嗚呼維社主土維稷主穀維土與穀民之命脉報本之義於斯為重立之壇壝禋祀以時蓋國依於民民仰於 神而神之所依又在於國與民焉民之為生可謂艱矣仰事俯育輸租賦給公上惟仰於三時之稼穡一遇凶災生理窮矣國家不幸比

歲失稔菜色之民大命近止惟幸今年雨暘順序耕種以時禾之苗者日以蕃麥之實者將以穫農夫欣欣計日以望茲者淫雨為災彌旬不止高田已損下田皆沉麥穗爛黑墳委壠畝若過數日無可為矣惟神本為吾民之所歸仰而明靈之盛又足以轉天心而斡玄機茲敢虔誠竭辭請命于壇下願悉靈應亟賜晴霽使百穀順成烝民乃粒則神亦永有依歸矣

慈殿有疾宗廟祈禱文

眇予少子孫露靡依仰恃慈儀煦若春暉今茲遘

疾既浹數旬憂心焦煎誰極誰因幽明一理祖孫一氣疾痛必籲人情之至有感斯應神理不忘丕垂冥祐蠲災錫福

社稷祈禱文

念我慈聖母儀一國盛德在躬宜享壽祺六氣爲沴遘茲疢疾既久無瘳憂懼彌切非神曷依玆禱曷冀赫赫明神孱生是庇鑑予至誠憐予苦忠導迎休祥勿藥有喜

三角白岳木覓祈禱文

藩都配德赫赫厥靈國有大災靡愛斯牲慈聖疾

蔫中外遑遑頓賜陰隲丕躋平康

漢江祈禱文

滔滔江水爲國之紀坎德靈長降嘏産祥慈體失豫浹月彌留冀回靈眷翼日有瘳

祭朴大觀文

嗚呼我初識子癸亥之春少我九歲視我猶昆季名之交淺深可知翕然而集渙然而離獨我於子一見深託金石可渝此心無斁子性朗銳是非較然當官敢言勇往直前人或不諒爲訏爲激我知子心不負所識風波之際使人震驚南遷北役身

困心亨我佩左玦于湖之錦予亦同累帶方是貶
京國杳邈　君親繫念譬如逃空思人滋甚音書
數寄副以詩章有時盍簪燒燭聯床帶為盜藪習
成探丸睚眦挺刃殺人如菅官吏斂手莫之敢攖
子有大勇不動色聲沉機捕殄罔有遺育一方鏡
淨巷塗謳咢書生辦此聞者增氣　璽書進秩
聖褒優異同還于朝聯武館閣國有大議矛盾互
扼利害之塗萬夫茅靡曾是百鍊化為繞指子秉
素履不激不隨端確之操君子稱之擬子後凋期
之歲晚遽止於此天不可問嗚呼哀哉曩聞子疾

風診纏嬰殷勤告予衛生之經同爲相憐會面則
稀或告以劇亟伻候之返以訃告真耶夢耶入哭
其床淚如決河人生脩短命有所懸況予聞人之
不偶然緣盡而去又何悲哉獨有二親垂白痛摧
逝者有知應不瞑目一觴來訣庶鑑衷曲嗚呼哀
哉尙饗

祭月沙李相公文 以下續稿

嗚呼二五雜糅間氣雖鍾生材賦命多靳豈得
天之全挺人之英高才宿德厚福完名有如公者
世不數人存榮沒哀絶類離倫昔公際遭受知

宣廟謂公文章可賁粉黼底亂之際庶事草創周
旋獻納動愜 睿想王人搆諂國被重誣赴愬
帝庭人避我趍公草奏牘世稱鴻筆一回 天鑑
痛洒污衊名流華夏功在 宗祊八座陞權實維
妙齡旋秉文衡為大宗師月沙之論頌稱亦知才
諝任用文儒寵榮較諸近代殆莫與京 天篤降割
運丁百六孽臣逢惡禍連 長樂謂毋可讐謂倫
可斁哀我人斯梟獍為伍二三舊臣寸心獨亦守
正不撓坐待鼎鑊郭外畏約寒燠屢遷彝斁不中
始知有天中興造朝萬人加額位都常伯望隆鼎

軸胡塵坱莽倍殫忠勤遂膺大拜賛襄經綸両樞
就閑與聞軍國朝有失得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
德益尊祝公黃髮福我元元如何不淑而遽騎箕
殄瘁之悲朝野同辭 明主震悼若失蓍龜有儼
鶴駕臨吊繐帷嗚呼哀哉念昔申公名與公俱文
章德業並世作模申公先相壽僅踰耆公獨巋然
士所瞻依今其已矣寧復有之詞壇錯莫廊廟淒
其顏益薄劣弱歲登門辱公收教先故是敦况病
廢蟄四載于今每蒙記存感德彌深聞公之喪迸
淚摧腸餘生懍懍世事茫茫棟樑折矣寧獨吾私

一觴代奠侑此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子文文

維年月日友人德水張維身有痼疾謹修薄具遣人奉奠于故李學士子文之靈曰嗚呼子文而止於斯耶聞義能徙勇也遇事敢言直也罹遷謫而不悔臣之義也收雷霆而霈澤 上之仁也衆皆復而獨不淑非天也歟非命也歟璵璠之器不復薦于廟朝蘭若之質飆先敗於風霜其如天何其如命何已矣已矣哀哉哀哉知君最深愛君最篤昔君之謫獨抱難言之恨今君之沒益增無窮之

慟病未撫棺寄奠一觴君如有知亦必感余之斯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黃山書院中丁祝文

淵源正學繼明洪功兩賢同道百代攸宗

告妣貞敬夫人朴氏文

維歲次丁丑十二月乙未朔初八日壬寅孤哀子維敢昭告于顯妣貞敬夫人朴氏不肖維等罪積惡盈神祇降殃亂離之際遭罹酷禍萬事蒼黃未遂襄葬權奉淺土歲律且窮今將克舉窀穸之事禮當奉祔于先府君之兆而緣陰陽拘忌既不得

合葬又以地勢窘迫難於安排雙墓先塋之內未卜吉地不容不改卜新山已得安山丙兆酉坐卯向之原術者皆言山川形勢合於葬法將以十二日始役二十一日謹啓權厝永葬于茲主合葬先兆人情所安事勢至此有違宿心然念卜宅安厝禮經所重考妣各葬先賢已行體魄歸復得地爲大魂氣流通豈問遠邇陳辭告由昊天罔極伏惟

先靈俯鑒微衷謹告